



古代丰收节的演变

马晓炜

秋意渐凉,丰收在望。9月23日迎来一年一度秋分时节。这一天,不仅平分昼夜,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不变的丰收期盼。自2018年起,秋分被赋予新的意义——设立为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而在古代,虽无“丰收节”一说,但庆祝丰收的节日始终存在,那便是秋社。

“古代丰收节”的源头,可追溯至远古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,五谷丰登是人们最迫切的愿望,人们通过特定仪式表达对土地的敬畏与感恩。据《孝经·援神契》载:“社者,五土之总神。土地广博,不可遍敬,而封土为社而祀之,以报功也。”所谓“社”,便是部落集中表达对土地与农耕感恩之情的场所。相传共工氏之子句龙,在洪水肆虐之际率民众筑丘垦荒、抗御水患。高地之上,每25户立为一社,“社”字由此诞生。句龙故后,被百姓尊为土地之神。

周代是秋社活动形成规范传统的关键时期。《周礼》明确规定了“春祈秋报”的传统:春社祈求风调雨顺,秋社则酬谢神恩、庆祝丰收。此时的秋社已超越原始部落活动,升格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典礼。

到了汉代,社日进一步走向规范化。汉武帝推行夏历后,将秋后第五个戊日定为秋社,并纳入国家祀典。各地随之广建社坛,由地方官员主持活动,官民共同参与。庄重的仪式与民间的热情在此交融,使秋社成为连接国家治理理念与乡土情感的文化纽带。

魏晋南北朝时,社日活动逐渐浸润了浓郁的民俗色彩。南朝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有“秋分以牲祠社……盛于仲春之月”的记述,可见当时秋社的热闹程度超越春社。鼓乐、歌舞、宴饮等民俗活动融入秋社仪式,庆祝丰收的喜庆氛围日益浓厚。

唐代堪称社日发展的鼎盛时期。朝廷将其定为“法定假日”,全国放假一天,官民同庆。诗人王驾在《社日》中以“桑柘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”的诗句,生动勾勒出当时全民欢宴、尽兴而归的盛大场面。

宋代更是将社日活动推向新高度。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丰富多彩的节庆形式,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描摹了当时汴梁秋社的盛况:“八月秋社,各以社糕、社酒相馈赠贵戚。宫院以猪羊肉、腰子、奶房、肚肺、鸭饼、瓜姜之属,切作棋子片样,滋味调和,铺于饭上,谓之‘社饭’。”除此之外,妇女回娘家、互赠社糕和社酒等习俗也蔚然成风。

元代以后,社日整体渐趋衰微,官方对春社、秋社的重视程度均大打折扣。虽在民间仍有存续,但其规模与影响力已远不如前。明代曾一度重拾社日传统:朱元璋因少时受土地庙庇护,下令全国广建土地庙,《明史》亦记载了皇帝参与相关活动的场景。然而,这一复兴却加速了社日形态的分化——春社因与二月二的传统时间相近,二者在民间逐步融合,相关活动得以延续;秋社则因缺乏明确的时间关联依托,在民间渐渐淡化。

清代,社日进一步式微。朝廷虽保留与土地农耕相关的礼仪活动,但民间社日多被其他节庆吸收。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写道:“中元,农家祀田神,各具粉团、鸡黍、瓜蔬之属,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,谓之斋田头。”可见秋社中感恩土地、庆祝丰收的习俗,已融入中元节等民俗节日之中。

近代以来,社会变迁与农业现代化加速了传统社日的淡出,但在广袤乡野间,其文化印记并未湮灭。社戏的锣鼓、庙会的喧腾,至今仍承载着人们对土地的眷恋与对丰收的喜悦。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从古代的秋社到今日的中国农民丰收节,变换的是庆典形式,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土地的感恩、对丰收的喜悦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九一八闻警报

★阿卫国

警报传来洗耳听,
其中多少断肠声。
事关家国千秋恨,
若个男儿不动情。

勿忘九一八

★何玉浩

国殇九秩五回秋,
倭寇犯疆祸九州。
莫使国仇再重演,
扬我中华固金瓯。

丰收节

★李剑友

秋色平分白露霜,
层林尽染赤青黄。
频婆个个肌红粉,
甜枣颗颗耀珠光。
高杆苞芦凝玉粒,
短秧寿果贮金粮。
丰收节里生诗韵,
捺句裁章律韵彰。



国旗的分量

★李民强

那是十年前的一个清晨,霞光燃如烈火。

在大山深处一所简陋的小学校,我亲眼见证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。一百多名小学生整齐肃立在校园之中,稚气的脸庞上,凝着超越年龄的庄重。所有人抬首凝望,一面鲜红的国旗缓缓升腾。没有奏响的国歌,没有激昂的口号,一百多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眸,紧紧追随着旗面,天地间一片安宁。这是我见过最朴素的升旗仪式,却深深撞击着我的心扉。

就在那一刻,我才真正读懂,国旗有着怎样的分量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,香港、澳门回归之夜,五星红旗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冉冉升起。那一抹鲜红,洗去中华民族百年屈辱,圆了几代国人魂牵梦萦的团圆梦。没有强盛的祖国,便没有国旗的荣光与尊严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,申奥成功那个不眠之夜,神州大地处处欢歌,汇成欢乐的海洋。无数中华儿女挥舞着国旗,热泪奔涌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,冬奥盛会绽放光彩,港珠澳大桥横跨沧海;我们上可九天揽月、下能深海探幽。一桩桩百年梦想落地成真,每一项成就,都让国人满怀自豪。

自踏入小学校园起,“祖国”二字便扎根心底。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,老师告诉我们,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,浸染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。国旗,是祖国的象征,爱护国旗,便是热爱祖国。我终于明白,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,何以牵动万千人心,无数人跨越千里奔赴京城,只为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升起。

每当五星红旗在异国土地上升起,便是祖国收获荣光的时刻。奥运赛场之上,南极冰雪之间,只要中华健儿拼搏的地方,红旗便会升起。每一面舒展的国旗,都是献给祖国最厚重的礼赞,承载着中华儿女最深沉的挚爱。

国旗,是信念,是召唤。无论是千里冰封的边疆哨卡,还是深山里的乡村小学;无论身处困顿逆境,还是跋涉前行,只要望见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,心底便升起一轮暖阳,浑身便涌出发自心底的力量!

国旗,我为你歌唱。

一树栾花,染醉清秋

★梁国强

时至金秋,繁花将尽。漫步街巷、公园,那一株株静静伫立的栾树悄然绽放。市民纷纷打卡、拍照、书文,栾树的花、栾树的果频频登上热搜,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暑热褪去,秋意来临,当下正是栾树最美的时令。一树之内,叶、花、果次第登场、三色共生。青翠的枝叶依然繁茂,细碎金黄的小花缀满枝头,秋风一吹,黄花簌簌飘落,恰似“满地遍洒黄金雨”。花期虽然未尽,串串灯笼状的果实悄然成型,由青渐红,层层晕染,鲜活又热烈。栾树不争春日繁花,独在清秋默默绽放,以一树斑斓,温柔了岁月,装点了人间秋色。

栾树,属无患子科落叶乔木,民间又称“灯笼树”“大夫树”等,是我国经典乡土树种。它在《山海经》里早有记载:大荒之中,有云雨之山,有木名栾。古人还以树定尊卑,墓葬旁边种树有等级礼制,根据中国古代典籍

《周礼》记载:天子树松,诸侯柏,大夫栾,士杨,布衣柳。即大夫墓旁要种栾树……因此得名“大夫树”。因其果实为三棱薄膜蒴果,形似一串串迷你红灯笼,故又得名“灯笼树”。清代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称赞栾树:“绛霞烛天,丹缃照岫。先于霜叶,可增秋谱。”由此可见,一株株再普通不过的栾树出身不菲,自带文雅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栾树耐寒耐旱、易成活、抗污染,是城乡最常见的行道树、景观树。它最为奇特之处,便是一边开花,一边结果,绿叶、黄花、红果同挂秋日枝头,三色同景,观赏性极高。它一半是绿得浓重,一半是黄粉晕染,好一幅天然而成的秋天水彩画。

在我县城区的冯异路、望京路、人民公园、曲艺公园、君文湿地公园等地都种植有栾树。趁天光正好,晴空辽远,大家不妨走出家门,信步踏落英,走近自然,来一场秋天之约。

